

海岩

电视文学剧本全集

现代出版社



一場風花雪月的事第一集一傍晚大飯店咖啡廳這間法式裝潢的咖啡廳分上下兩層四國的共享空間裏回蕩着行雲流水般的琴聲記者來此赴約他坐在二層的一張桌子邊可以看到樂隊的演奏這是一架豎琴和一支小提琴的合奏提琴手是一位年輕女子她正要了結一曲默默地聆聽着那優美的旋律一曲終了記者有塞落的掌聲少頃拉琴的女人上樓來了在記面前坐下記者笑着問怎么今天想起主動約我？真是受寵若驚提琴手說有件好事想告訴你？記着！我已經幸福得不行了！記者：我輩過去提琴手真的我上次說的那個李導演還要搞一個電視連續劇公安題材的就像《探案》特或者排檔1001那樣的小單元大連集兩集一個獨立故事！集稿費三三塊怎么就不掉價？記者：那是名作家記者那種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海岩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海岩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海岩影视小说全集)
ISBN 7-80188-418-3

I. 一... II. 海...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收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103827号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监 制: 何 悦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开 本: 925×645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8-418-3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一集

1. 傍晚。大饭店咖啡厅。

这间法式装潢的咖啡厅分上下两层，开阔的共享空间里，回荡着行云流水般的琴声。记者来此赴约。他坐在二层的一张桌子边，可以看到一楼乐队的演奏。这是一架竖琴和一支小提琴的合奏。提琴手是位年轻女人。记者要了一杯咖啡，默默地咀嚼着那优美的旋律。一曲终了，台下有寥落的掌声。少顷，拉琴的女人上楼来了，在记者对面坐下。

记者笑着问：“怎么今天想起主动约我了？真是受宠若惊。”

提琴手说：“有件好事，所以想起你了。”

记者：“好事？我已经幸福得不行了，你别让我晕过去。”

提琴手：“真的，我上次说的那个李导演，最近要搞一个电视连续剧，公安题材的，就像神探亨特或者邦德 007 那样的，小单元、大连续，两集一个独立故事，一集稿费 5000 块，怎么样，不掉你价吧？这次人家请的可都是名作家。”

记者：“那种警匪片我可写不了，我一不了解警察，二不认识罪犯，从小到大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没生活……”

提琴手：“我就不信写警匪片的人都干过警察当过土匪，还不是半斤故事情节外加三两爱情二两打斗，有什么难的。”

“总得有个具体故事吧。”

“我替你想过了，我觉得我们乐团的那把意大利小提琴被

盗的事就能写。”

“小提琴被盗？”

“你没听说过？这事前几年在音乐界没有不知道的。”

“我真是孤陋寡闻。可丢失一把小提琴，有什么可小题大做的。”

“要不说隔行如隔山呢。那小提琴是17世纪意大利名师制作的真品，据说是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曾经用过的，拉琴的人都知道它，这种琴现在全亚洲也只有这么一把了，绝对是无价之宝。丢了以后，连中央领导都有批示的，据说还惊动了国际刑警！”

记者似乎来了点创作冲动：“噢！帕格尼尼用过的琴？后来这琴怎么找回来的？”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来我们团调查的是公安局一个姓伍的刑警队长，你想办法找找他。”

2. 公安局侦查处，记者砰砰地敲开了传达室的门。一个分报纸的老头儿接过记者递上来的条子，看了看：“你找伍处长啊，有什么事吗？”

记者掏出记者证：“我是记者，想找伍处长了解一下过去的一个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情况。”

老头儿：“意大利小提琴？哦……我有印象，好像有这码子事，不过好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记者：“对对，大概3年以前吧。”

老头儿审视着记者：“你跟伍处长约过吗？”

记者：“没有。”他指指刚才交给老头儿的条子，“啊，是市局宣传处的何处长介绍我来找他的。”

“何处长？没听说过。伍处长出差了，现在不在。”

老头儿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把条子还给记者。

记者问：“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咳，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伍处长是正处了，找他的人太多，就算见你，顶多也就5分钟的事。再说案子上的

事，说多了就是泄密，这事啊，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的。我是这么觉得啊。”

记者大概没想到这么复杂：“那怎么办？找别人行不行？这案子的情况还有谁清楚？”

“伍处长不谈，谁也不能不请示就随便接受采访，对不对？除非你是局里或者市里交待下来的采访，那行。”

记者求教道：“老同志，老师傅，那您看您是不是能跟我谈谈，您肯定知道点情况，大概聊聊就行。”

“我不知道情况，我不知道情况，我原来不是这儿的，我是在市局退了休才到这儿的。”

“那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我找谁合适，哪怕半个小时，我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老头低头琢磨，扭脸对一个进来取报纸的干部模样的老同志问道：“哎，你知道不知道吕月月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是说到香港海鲜城大酒楼去了吗？哎，你这老家伙找吕月月想干什么？”

“不是我找，是有人想找，我给人家介绍去。”

老同志注意地看了记者一眼，没有说话，转身去看报纸。

老头儿对记者说：“香港海鲜城，你去找一个叫吕月月的，是个女的。原先也是这儿的警察，听说她参与过这案子。反正她现在已经调出公安局了，跟你说说这事也许没啥顾虑。”

记者千谢万谢地把那酒楼的名字记在小本上，笑着问：“干警察是不是太清苦了，怎么都改行到酒楼挣小费去了？”

老头说：“那倒不至于。”他把声音放低说：“我听说呀，这女的蛮怪的，还是个大學生呢，那长相，绝不比电影明星差，刚分来的时候把我们这儿的小伙子都看傻了。后来就让她参加小提琴这个案子，案子一搞完她就不干了，就走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走的。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来呢，听他们聊天的时候说的。据说她离开公安局以后有很长时间没找着工作，在社会上混得挺惨的。”

记者：“是吗。”

看报的老同志抬头调侃：“呵，老家伙什么都知道啊，你是不是也想找她去？我听说那女的可是挺开放的。”

老头儿板脸：“去去，拿了报纸没有？拿了就出去，我这儿闲人免进。”

老同志笑着走了。老头儿对记者说：“吕月月什么模样，他也没见过。现在的年轻姑娘，要是长了个好脸蛋，这方面的口舌就少不了，你说是不是？事业上真能有点出息的女同志，好看的不多。”

这时有人从外边进来，路过传达室，老头儿扔下记者，喊道：“哎，哎，同志，你找谁呀……”

3. 香港海鲜城，一座不算高雅但极热闹的酒楼。晚上，门前正是车水马龙的时候。记者来到这里，向门前领位的小姐打听。

小姐：“吕月月？没有啊，她是干什么的？”

记者：“就是你们这儿的。”

“我也是刚来这儿的，”小姐转脸问身边的伙伴：“咱们这儿有叫吕月月的吗？”

“什么，吕月月？没有吧，她是哪个部门的？”

记者答不上来。

一位领班模样的女人闻声过来，打量记者。

“你找吕月月？”见记者点头，她说：“她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了。”

“去哪儿了？”

“你是她什么人？”

“我……我是她表哥，我是从外地来的。”记者撒谎有些不自然。

“她去皇族夜总会了。”

“皇族夜总会？”

“是，那儿比这儿挣得多。”领班耸了耸肩。

吕月月：“您找我吗？”

记者：“您就是吕月月？”

“对。”

“是我找你，能坐一会儿吗？”

吕月月坐下来，带着一种不很熟练的职业化的大方，问：“先生贵姓？”

“啊，免贵，姓海。”

“大海的海？有这姓？”

“百家姓里没有。”

“海先生认识我？”

“不，听人说起过。”

吕月月漫不经心地冷笑一下：“噢？还有人记着我？我还以为自己早消失了。”

记者也笑笑：“你这么年轻漂亮，想必除我之外，不乏慕名而来者。”

吕月月对这种大概听腻了的恭维并没什么反应，漫不经心地说：“您也是慕名而来吗？那，不请我喝点什么？”

“可以，你喝什么？我请客。”

吕月月回一下头，甚至没有等她说什么，早等在身后的服务生很快端上一只酒杯，并且倒上一杯 XO 洋酒。吕月月冲记者举了一下杯子，一口下去，喝掉大半。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海先生喜欢唱什么歌？我来帮您点。”

记者告诉她不会唱歌，来这里主要想找她打听一下她过去接触过的一件事情。在他说话的时候，吕月月喝干了杯里的残酒，回头招呼一下，服务生俄顷又奉上一杯，把记者看傻了，这下才猛省这八成就是歌厅的宰人之道。忍不住停住话头提醒道：“小姐别喝多了，年轻的别伤了身体。”吕月月半笑不笑地喝着酒，说没事。

记者看着酒杯里迅速减少的 XO，也加快了自己说话的速度。

“吕小姐，你现在上班陪我聊天不方便，我们能不能另外

约个时间谈?”

“没事，我上班就是陪客人聊天。”

“是，是，我知道，但我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或者给我个电话，我换个时间再找你，或者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去吃饭。”

吕月月看看杯中琥珀色的酒，慢吞吞地说：“怎么，刚喝了这么两杯酒，就想要我电话？你要找我尽管到这儿来，我天天在。”

记者说：“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你抽一个小时就行，哪怕半个小时也好。”

“你想问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呃……关于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事。”

吕月月豁然变色，直瞪瞪地看住记者，半晌才问：“请问海先生是做什么的？”

“我？”记者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怎样介绍自己，“我就算是个作家吧，最近我想写个电视剧，以前乐团的朋友和我说起过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我觉得这题材很可写，但需要补充一点故事的细节，所以特来请教你。”

吕月月愣了半天，脸色不似刚才那么紧张了，但她还是推开酒杯，冷冷地站起来。

“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失陪了。”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记者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沙发里。又一个带着十足风尘感的小姐甜蜜蜜地凑过来，非要帮他点歌。记者摇摇头，说：“请给我结账。”

5. 夜晚，濛濛细雨，记者和提琴手站在车站上等车。记者帮提琴手背着琴盒。

提琴手：“活该！我让你去公安局，谁让你到夜总会去啦？活该你挨宰！”

记者：“到那地方采访，不坐下来喝点酒水行吗？”

提琴手：“那种在夜总会里搞三陪的小姐，层次素质都低

得不行，她们能说出什么来？你以为你充一回大方装一回大款，人家就哭着喊着跟你掏心窝子什么都告诉你呀，你傻不傻呀！”

公共汽车进站，他们上了车。

6. 记者把提琴手送进乐团宿舍的大门口。

7. 夜，记者骑自行车出了家门。

8. 天下着雨，邮电局的夜光大钟敲出午夜的钟声，整个城市看上去路静人稀。

皇族夜总会的灯依然亮着，把雨幕辉映得斑驳陆离。在马路对面的树上，歪靠着一辆自行车。树阴下站着身穿雨衣的记者。

夜里快两点钟的时候，陆陆续续能看到一些皮衣貂领的男女从夜总会里醉步出来，坐上小汽车嬉笑着走了。紧接着，开始有夜总会的员工下班，记者瞪大眼睛寻找那个高个子女孩。意料之外的是，下了班的小姐们大多是有朋友用小车来接的。几个夜总会的男员工簇拥着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大声吆喝着要去“消夜”，打着两辆“面的”走了。夜总会门前随后就静下来。霓虹灯也熄灭了，记者疑疑惑惑地徘徊着，身上似已被夜雨冷透，不住地发抖，心里却在幻想着还会有人出来。

夜总会的门响了一下，终于又有一个人出来了。果然是她，记者没看清眉目，只凭直觉便果断认出。因为下雨，因为看见刚才不少小姐全有车接，记者此时不由不畏畏缩缩左顾右盼，夜总会前除了尚有两部“出租车”还侥幸地等在街边，已看不到人影。他鼓起勇气上前，叫了她一声：“吕小姐！”

吕月月并没有站住，侧身看了他一眼，迟迟疑疑地辨认着。脚步继续向路边的“出租车”走去。记者又叫：

“吕月月，你不认得我了？”

“谁呀？”吕月月终于站住了，她看见他朝自己走过来。

“我姓海，昨天还和你聊过天的。”

“对不起，我记不得您了。您今天来这儿玩吗？”吕月月敷衍着。

“没有，”记者说：“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找我有事吗？”吕月月的口气已明显不耐烦，她大概把记者看做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了。

“呃，没什么急事。”记者口齿不清地说：“也没什么急事，我就是想跟您约个时间，有些事还是想请您……”

“对不起，”吕月月的脸在路灯下惨白惨白的，她很不客气地打断他，“我不认识你。”

记者绝望地想再解释一句：“你别害怕，我绝没有任何恶意。”

吕月月带着急于摆脱的烦躁，说：“你有没有恶意跟我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

她转身上“出租车”，“出租车”开走了。最后一辆留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把头探出来招呼记者，“咳，要车吗？”记者摇摇头。

司机骂了句什么，也开走了。

只剩下了记者一个人，还有树下歪靠着的一辆被雨水浇得发亮的自行车。

9. 黄昏，记者陪提琴手在车站等车。记者说：“今天我不去接你了行吗？我想再去一趟那家夜总会。”

提琴手：“你一趟一趟夜总会，真够有钱的。”

记者：“昨天一分没花。”

提琴手调侃道：“一分没花？真有意思，还有倒贴的？”

记者：“你别逗了好吧。”

提琴手笑道：“我就觉得你去皇族目的不纯，没见着谁天天自费花这么多钱去采访那么一个简单故事的。你挣的稿费都赔进去还不够呢。”

记者掏出一根烟，提琴手又说：

“你究竟是对故事感兴趣，还是对人感兴趣？”

记者点燃烟，说：“是啊，她确实是个不一般的女孩。”

提琴手冷笑：“我说呢。”

记者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很奇怪的女孩，是个大学生，是个警察，也是个陪酒的小姐……”

提琴手没听懂，问：“你说什么？”

记者大口吐出一口烟，说：“今天我就带够了钱去！”

10. 晚上，邮电局的大钟敲了8：30的一声钟响。记者再次来到皇族夜总会。奇怪的是，夜总会的门前异常冷清，门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不见领位小姐出来笑迎。几辆挂着公安牌照的汽车堵在门前，格外醒目。记者满腹狐疑地往里走，竟无人拦阻。几拨来得早的客人面色紧张匆匆离去。记者突然发现，夜总会里来了不少警察和便衣，夜总会经理和“妈妈桑”面色灰白，垂头丧气，被警察带到办公室里去问话。男侍和乐手们则散在一边，或交头接耳，或呆若木鸡。在一片混乱中，有人在高声训斥着什么。一个从未见过的场面突然撞入记者的眼睛，十几个陪酒的小姐被警察鱼贯带出夜总会，记者站在一边，看到吕月月也在其中，她的目光与记者蓦然相碰，竟视同陌路毫无反应。

记者惊呆地看着这一切，急急忙忙往里走。一个KTV单间的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民警。记者问：“这儿出了什么事？”

民警答：“这儿停业了，没事的都出去吧。”

记者顿悟到这里一定是被公安局查封了！转身退回吧台，问几位无所事事的男侍：“你们这儿小姐都给带到哪儿去了？”男侍七嘴八舌说她们都被警察带走了。

“带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大概是分局吧。”

记者走出夜总会，夜总会门外人车全无，而大门上的霓虹灯依然妖娆夺目。他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去公安分局看看。

11. 从夜总会到分局要过几条街，记者顶风骑了很久的车才到了分局的值班室。出示了记者证，向一位年纪不轻的值班干部询问今夜分局是否查封了皇族夜总会，值班干部打电话不知向谁问了问，答曰确有这事。

记者问：“听说把三陪的小姐都带回分局了？”

值班干部说：“没有哇，没见他们回来。”

记者：“噢……”

“干吗呀，是不是要采访呀，你事前跟我们这儿联系过吗？”

“哦，没有，我是想搜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怎么找他们呢？”

“我看八成他们是把人带到夜总会附近的派出所去了吧，不过这么晚了，你事先没联系可够戢了。”

12. 记者顶着风骑车。

13. 派出所的门前果然停着那几辆挂公安牌照的车子，似乎证实了那位值班干部的分析。记者走了进去。

派出所的接待室，一个民警非常仔细地看了记者的证件，问：“您是要采访分局今天在皇族的行动是吧？你稍等一下吧。”记者很不习惯甚至有点尴尬地站在柜台外边等，眼睛不知该看哪里。

片刻，民警从后面叫出一位干部，干部自我介绍说：“我是分局特行科的，您贵姓？”

记者：“我姓海。”

“您要采访今天皇族的事是吧？”

“唔……”记者犹豫一下，说：“是这样，我是皇族夜总会服务员吕月月的家人，家里刚接到电话说她被带到这里，所以我特地赶来问问情况……她犯了什么法吗？”

特行科的干部听记者如此说，态度立即官样起来，说：“皇族夜总会长期以来三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已经多次警告

教育无效，所以经研究决定予以停业整顿。”

“吕月月本人犯什么法了吗？”

“据我们掌握，皇族的小姐都有三陪的问题。”

“三陪就是……”

“陪唱、陪舞、陪酒。”

“吕月月，据你们掌握陪了什么呢？”

“陪酒。这是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

“有陪酒的证据吗？”

“我们今天当场看见她陪客人坐着，她面前也摆了一杯酒。服务员按规定只能站着服务，不能坐下来，更不能陪酒。女孩子陪酒只是开始，这样陪下去，什么都可能陪。你们作为她的家长，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

记者说：“既然你们发现的只是陪酒，那按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答：“这个，我们还要研究。至于她们除了陪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我们目前还在调查。”特行科干部这时忽然意识到面前何许人也，竟敢如此盘问执法人员，于是刹住答话，严肃反问：“你是她的什么人？”

记者有些口吃：“我，我是她表哥。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调查完让她回家。”

分局干部冷淡地说：“这个，现在还说不准。如果一时查不清，有可能先把她们收审，到时会通知你们家里的。”

记者鼓足勇气说：“据我知道，收容审查是国家规定对一时搞不清住所的流动违法人员采取的审查手段。吕月月有家有业，怎么能收审呢？她犯了法，你们处理她也要依法，不依法也是违法。”

民警一时语塞，但依然板着脸，说：“你一定要等你就等吧，我们现在都在工作，现在不和你谈了。”

他说完像是要走的样子，记者越发叫板：“民警同志，最近市里正在要求我们报道一下公安干警在执法时正反两个方面的表现，我希望你们不要赶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反面教材。

你们把这几个女孩子带到派出所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们有法律手续吗？”

民警愣了一下，答话的口气虽然照旧威严，但内容已经多半是解释了：“我们带她们来是通过她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夜总会三陪的情况，怎么叫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对她们加强思想教育，这才是对她的真正爱护。”

记者也适时地放缓口气，说：“这样吧同志，你看，今天这个天气，街上叫个出租车都叫不到，这已经 10 点多钟了，等再过一会儿，你们让她们怎么回家？她们都是女孩子。”

民警见他态度缓和了，也平心静气地想了一下，说：“你等一会儿吧，我进去看看他们谈完了没有。”

民警进去了，记者坐下来抽烟，柜台里值班的民警见他把烟灰弹在地上，不满地皱眉，忍不住说：“嘿，这儿不让抽烟啊。”记者抱歉地把烟掐灭。一会儿，吕月月被领出来了。分局干部对她训导着：“你先跟你家里人回去吧。回去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问题，以后可能还得找你。”

吕月月看见记者，愣了一下，低头从他身边过去，走出了屋子。记者转身向干部道谢。分局干部说：“你们家里回去也得加强教育，这么年轻，为了那点钱整天陪人家喝酒，不是事儿！”

记者喏喏连声地应了两句，急着去追吕月月，在派出所门口追上她。

她不理睬也不感谢，上街左顾右盼，没有出租车。记者站在她身边，说：

“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她不说话，径直向地铁站走去。于是记者也不管他的自行车了，就陪她朝附近的地铁站走。

14. 地铁里没什么乘客，她坐在车厢一角，看也不看记者。记者坐在她对面，一路无话。

15. 出了地铁，几乎到了城外。街道破旧，街灯昏暗。寂静得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脚步声。

走到一个胡同口，吕月月站住了，说：“我到了。”

记者说：“那好，我回去了。”他知道她必定料想他这会儿总得说点什么，可他什么也不说，告了辞便转身。

“你，姓海是吗？”她终于叫住他，但不看他，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记者说是。

“你要我怎样谢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你听着，除了钱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你想多了，”记者说：“我最初找你不过是想问问关于意大利小提琴那个案子的事。”

“你问它想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想要写一个剧本，我觉得这个故事不错。”

“噢，我忘了，你好像是个作家。”

“就算是吧。”

“作家都像你这样好心吗？”

“不一定，不过作家都很好奇。”

吕月月闷了一会儿，终于用眼睛直视他了。她说：“你白天来吧，下午3点钟，就在这儿，等我。”

16. 白天，下午3点，记者如约前往。到城边时，已找不见昨夜那条冷僻的胡同。夜间清静空荡的街道，此时已被一大片破烂嘈杂的旧货地摊覆盖。到处是垃圾一样的旧家具、旧自行车、旧瓷器、旧衣服，甚至破锅破木头都堆出来叫卖。他在这半城半乡的人流中辗转寻找。正在焦灼之际，身后忽有人唤。

“哎！”

记者回头去看，正是吕月月。从装束上看，像是出门才归。记者问：“你出去了？”